

医学·杂想

我和我的患者们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孙瑛

1985年4月下旬，我被通知去见王德炳院长，他让我去广西南宁参加“全国第二届风湿病学术会议”。会议期间，我认识了许多风湿免疫界的老前辈，也对风湿病——当时称为“结缔组织病”有了初步的了解，我院风湿免疫科就这样具有了雏形。

多方寻觅 建立患者群

组建科室，首先要寻找并建立自己的患者群，那就从普通门诊开始。有疑似的患者，我就有意识的将他们集中到白塔寺院区内科就诊。有一张姓男患者，患“双眼虹膜睫状体炎”，两手背肿胀，眼科大夫建议来内科诊治。在患者脱鞋上床检查时，我发现他不能弯腰。经检查发现：血HLA-B27（人类白细胞抗原B27）阳性，脊柱X线片显示呈“竹节样改变”，而“虹膜睫状体炎”正是强直性脊柱炎的关节外表现。这是我诊断的第一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除了正常门诊，只要发现有可疑者我就建议他（她）做进一步检查。一天我在等公共汽车，看见有位女同志不停地眨眼，眼睛发红，分泌物增多，眼角还皴裂。我便告诉她，这是一种病，需要进一步检查治疗。就这样，她成为了我科诊断的第一例“干燥综合征”患者。此后，来我院就诊的患者逐渐

增多，病种也由单纯的关节痛/炎，增加到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患者群和独立的风湿免疫门诊。

身心同治 用心与患者交流

风湿性疾病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可使多个系统受累，病程长，早期症状不典型，易误诊、漏诊。到了晚期患者生活都不能自理。因此患者常常伴有焦虑、抑郁，严重的甚至会轻生厌世。患者谢老患病前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学老师，患病后与外界隔绝，不能正常地站在讲台前给学生讲课，觉得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多次想轻生。我了解情况后，就与其家庭配合，一面尽快控制住病情，一面与他聊天以解除他思想负担，并加用抗抑郁、焦虑药物治疗，他的病情很快就得到控制。人们常说，类风湿关节炎就像是不死的癌症，可怕又难治。其实经过系统的正规治疗，病情可以控制得非常稳定，患者依然可以生活得很精彩。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好医生除了治病，还需要经常与患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只有心身同治

才能取得好结果。

尽心尽力 喜欢和尊重患者

我喜欢和尊重我的患者们，常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如一家人。有的人甚至把家事都告诉我。只要他们来找我，不管事情大小，我都尽力而为。有一位马大姐患有严重类风湿关节炎，膝骨关节炎，关节畸形，行走不便。路途遥远，加之“晕车”，总不能定期来医院复查。我嘱咐她每月在当地医院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为随时监测治疗情况需与我电话联系反映病情。可她老伴患有严重的“口吃”，每次我都得极努力地听他述说病情和解答问题，就这样3、4年了，她的病情一直控制得很稳定。

退休后，我仍坚持参加门诊等科内活动，我认为自己永远是风湿免疫科的一员。科里发荣誉证书表彰我“默默奉献，甘当人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更加鞭策我努力工作不能松懈。



2006年3月，孙瑛到甘肃省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坐诊

“袁”何如此·日志③

致敬！陶勇大夫！

▲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袁钟

5月12日

有一种伟大不会被低估

——写在护士节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威胁生命的巨大痛苦。

从哪儿来？

怎么来？

谁易受伤害？

太多不清楚。

诊治在探索，

没有特效药，

不确定状态下，

脚下哪有路？

要靠自愈力，

要靠免疫力，

不仅在生物层面战斗，

更要在心身同时起步。

你们的抚慰，

你们的帮助；

你们的语言，

你们的温度；

你们的专业，

你们的起舞。

扶起了匍匐的灵魂，

振奋了绝望的眼眸，

灌注了强大的力量，

激活了生命的觉悟。

有一种壮举，

容易被忽视；

有一种伟大，

容易被低估。

只有在2020年的春夏，

她的光芒如此显露！

深深的敬意，

送给我们骄傲的护士队伍！

护士节快乐！

送上中国人热情的祝福。

5月13日

公共卫生，犹如健康卫生，作为一门提升全民福祉的科学，是一种防御性学说，旨在保护聚集于尘世的黎民百姓和辅助人类的种种牲畜，防止社会上产生灾难性后果。

5月14日

医疗卫生尤其是公共卫生是代表政府和社会对全体人民提供健康服务，帮人们防治疾病、消除痛苦、提高生存质量和延长寿命，因而医疗卫生尤其是公共卫生有权要求政府和社会最多的关注和支持。

5月15日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在充满各种诱惑的社会，在价值观混乱的社会，要有奉



献精神和悲天悯人情怀的优秀人才才能真正承担中国公共卫生的艰巨任务。

5月16日

人文教育不只是教学生接受现成的知识，而是让他们学习如何检验知识，并对可靠的知识建立起信念，这是人文教育对学生求知素质和能力的要求。

5月17日

昨晚参加网络圆桌会议，第一次与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网上见面。主持人问陶勇大夫，你被伤害那么严重，是什么鼓舞你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陶勇回答：是医院和同事的鼓励，更是患者的鼓励。我受伤后，患者们不仅安慰和帮助我，还为我捐款，甚至有患者说希望为我捐出他的手。一个医生最困难时最大的激励莫过于来自患者的疼爱和抚慰。阳光大于黑暗、温暖大于冷漠、鼓励大于消沉，我是在这么多热情的鼓励下重返工作岗位。

2020年1月中下旬，全国多少医生和护士还怀着对杀医、伤医的愤怒和悲痛，却义无反顾地奔赴援鄂抗疫前线，为拯救患者放下一切。陶勇也一样，为了患者什么都可以放下，把患者由衷的感谢作为自己最大的获得。陶勇说，他养病期间，专门去了盲文图书馆等场所，想体验眼疾患者及盲人的感受，从患者角度思考一些问题，自己在今后工作中不仅有好的技术，要更多人文关怀，尤其设身处地替患者着想……听他发言，只感觉这医生的形象这么高大，善良、包容、神圣和专业。我只想反复说：“致敬！陶勇大夫！”

5月17日

医生工作的基本要素，是让身处困境的人们感到有人在伸出援助之手。投入时间、表示重视、表现出自己真正关心患者等都是为医之道。

抗疫·漫画

“特朗普”为什么逃跑？



5月15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布了一则漫画。画面中，正当“地球”在“非政府组织”（NGO）、“世卫组织”（WHO）和“医护人员”的助力下，与“Covid-19”（新冠病毒）扳手腕之际，一个身着星条旗背心，形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物出现在了“地球”背后。他双手一摊，说：“Just Flu（只是流感）！”

这番话语让众人的脑袋上充满了问号。“新冠病毒”先回过神来，它冲向“特朗普”……两人追赶的阶梯，分别代表着月份和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目前，美国的确诊病例数已超140万，占全球确诊数的近三分之一。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